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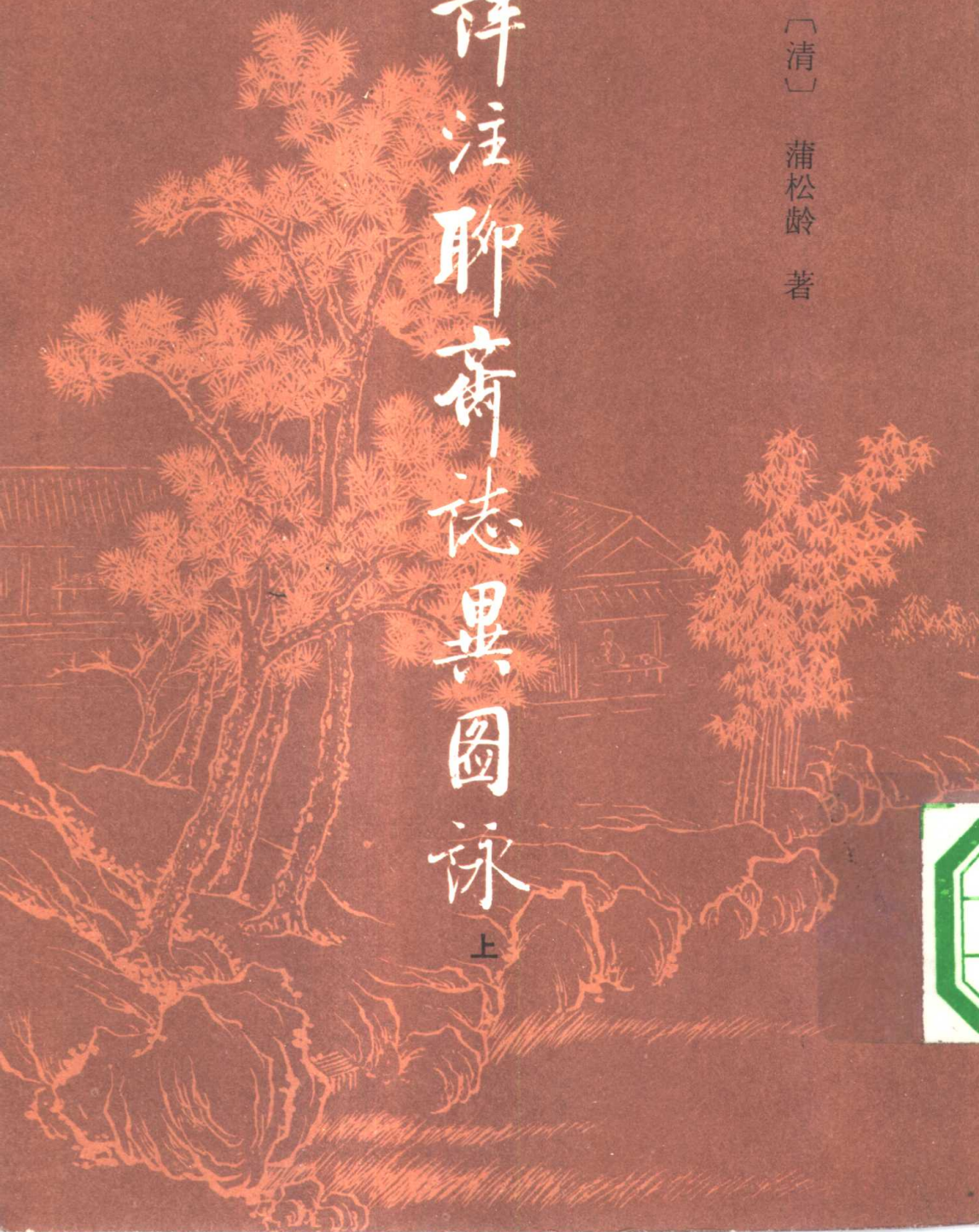
〔清〕

蒲松齡

著

詳注聊齋誌異圖詠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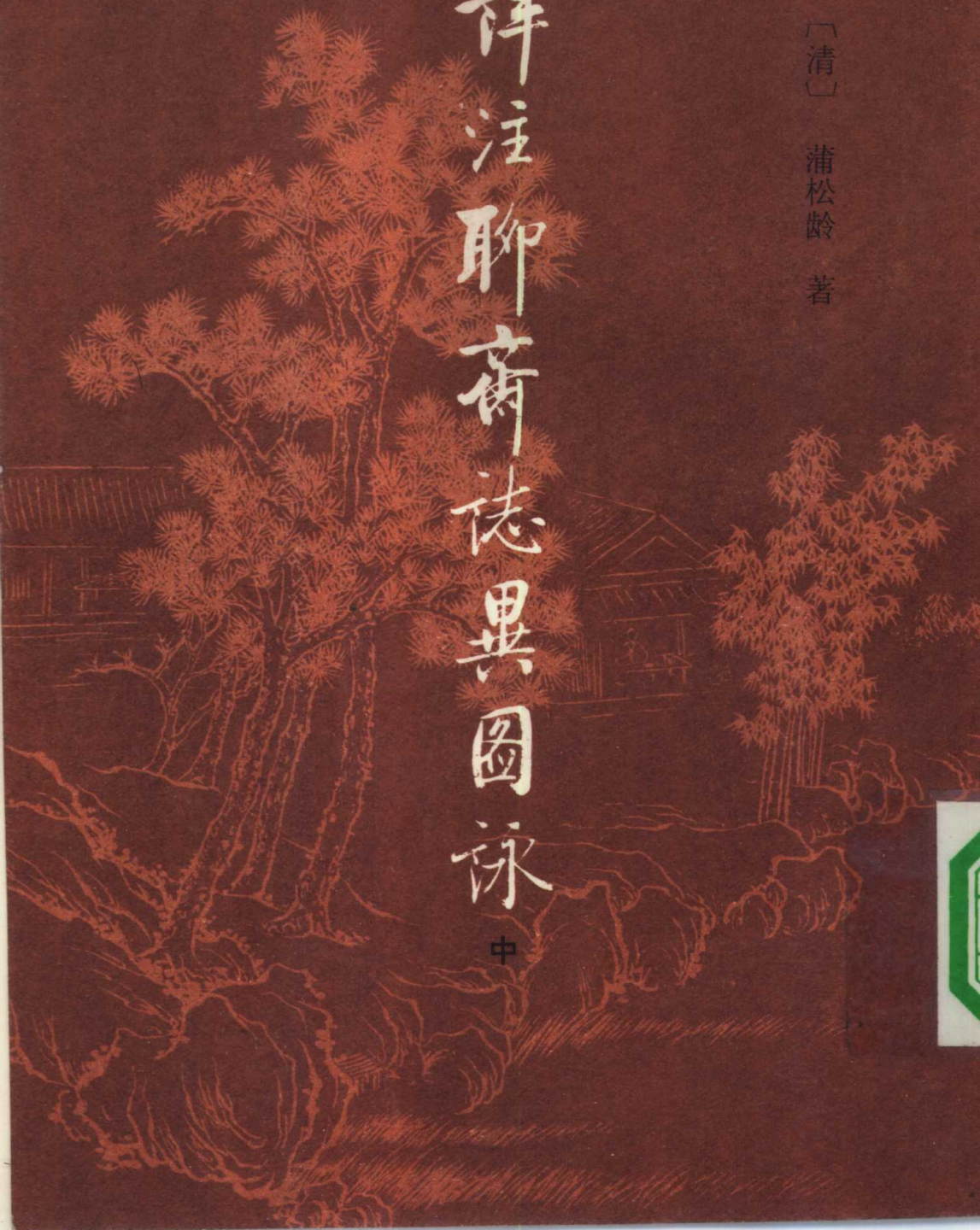
〔清〕

蒲松齡

著

詳注聊齋誌異圖詠

中



〔清〕

蒲松齡 著

詳注聊齋誌異圖詠

下



〔清〕 蒲松龄 著

詳注聊齋誌異圖詠

上

北京市中国书店

〔清〕蒲松齡 著

詳注聊齋誌異圖詠

中

北京市中国书店

〔清〕

蒲松齡 著

詳注聊齋誌異圖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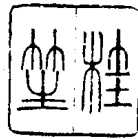
下

北京市中國書店

詳	聊	人	為	而	奇	其	見	與	水	索	畫
註	且	伯	附	奇	圖	重	重	亦	草	焉	為
聊	誌	益	益	之	而	於	經	之	圖	刑	天
魚	異	所	著	物	證	其	並	區	之	舜	賦
誌	一	詮	而	大	其	終	重	別	為	用	其
異	書	註	實	都	說	軍	後	鳥	大	人	非
圖	齊	不	亦	出	可	廳	之	獸	美	人	盡
詠	諧	足	圖	於	以	鼠	亦	之	哉	非	盡
序	志	加	狀	意	增	之	奇	雜	聊	屬	牛
	怪	以	而	匠	長	之	有	奇	所	鬼	蛇
	之	圖	考	之	見	辨	取	其	所	誌	其
	位	繪	海	經	聞	而	圖	可	誌	其	神
	也	其	之	營	爾	聲	圖	按	其	事	則
	怪	中	人	閱	雅	漢	形	其	圖	則	
	則	怪	則	先	者	逐	始	者	則		
	聖	從	傳	不	披	怪	從				

其圖之也亦不其皆如禹鼎之鑄
 燭其神情規其事
 傳而其人亦傳此廣百宋齋三
 異圖詠之所欲知其為三人以尚
 古書必欲知其為一人請名手就
 全書幅各續一圖亦既窮形盡相
 不臻又於每圖各繫一畫技海內
 人之心肝為圖中之綴目以游目
 詢可樂也復以書之綴目於每篇
 尚忍費一事目而別出裁插於每
 下命人費一事目而別出裁插於每
 書成向序於余余曰是於山經爾
 雅之
 外矣

別開生面者也。以余鞍綫才得，以附耶。魚
 驥尾何快如之。遂援筆而為之。序
 光緒十有二年太歲在癸卯。閏茂日。曠大
 梁之次。古越書昌。寒食生撰。



志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義廣矣大矣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六經之文諸聖之義可一以貫之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冒道無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由義克己復禮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禱祀而感召風雷乃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山海一經復垂萬世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柳爭子虛烏有之賦心而預為分道揚鑣者地乎後世拘墟之士雙瞳如豆一葉迷山目所不見率以仲尼不語為辭不知鷁飛石墮是何人載筆爾爾也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無異掩耳者高語無雷矣引而伸之即閻閻九天衣冠萬國之句深山窮谷中人亦以為欺我無疑也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須明天下之大道蓋以人倫大道淑世者聖人之所以為木鐸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則雖孔子之所不語者皆足輔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諾皋夷堅亦可與六經同功苟非其人則雖曰迷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憲如讀南子之見則以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矜之往則以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詩書發冢周官資墓已也彼拘墟之士多疑者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也一則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陰陽上帝幽有鬼神亦聖人之言否乎彼彭生觀面申生語巫武嬰宮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鉞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報應之或爽誠有可疑即如聖門之士賢雋無多德行四人二者天七一

厄繼母幾乎同於伯奇天道憤憤一至此乎是非遠洞三世不足消釋羣憾釋迦馬麥袁盡人
磨亦安知之故非天道憤憤人自憤憤故也或曰報應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除乎曰是也然而
天地大矣無所不有古今變矣未可膠舟人世不皆君子陰曹反皆正人乎豈夏姬謝世便儂
其姜荼公徹瑟可參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湖日下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
聖賢道場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
而竟馳想天外幻蹟人區無乃為齷齪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危言寓言蒙莊
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況勃窣文心筆補造化不
止生花且同煉石佳兔佳狐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倫更復無數人中大賢猶有愧焉是
在解人不為法縛不死句下可也夫中郎帳底應饒子家之異味鄴侯架上何須兔冊之常詮
余願為婆娑藝林者職調人之役焉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民彝為則使天下之人聽一
事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親日月外此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魯廟依稀內蛇外蛇鄭門踴躍
非盡矯誣也倘盡以不語二字奉為金科則萍蕘商羊犛羊楛矢但當搔手閉目而謝之足矣
然乎否乎吾願讀書之士覽此奇文須深慧業眼光如雷牆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並知聖人
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六經之義三才之統諸聖之衡一一貫之異而同者忘其異焉

可矣不然癡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濡首一字魂飛心月之精靈冉冉三生夢渺牡丹之亭下
依依檀板動而忽來桃荊道而不去君將為周兩曹邱生僕何辭齊諧魯仲連乎紫霞道人高
珩題

諺有之云見索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見者為有所不見者為無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怪之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蟲之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怪而獨於神龍則怪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活活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況於聞見所不能及者乎夫聞見所及以為有所不及以為無其為聞見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為形無物為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見蚊睫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鬪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皆替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為臆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子不語一詞了之而齊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之者參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記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刪怪神哉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於制舉業之暇凡所聞見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余謂事無常怪但以有害於人者為怪

故日食星隕鷁飛鵠巢石言龍闕不可為異惟土木甲兵之不特與亂臣賊子乃為妖異耳今
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揚雲法言
桓譚謂其必傳矣豹巖樵史唐夢賚拜題

聊齋著書圖

此堂言之始聽之豆棚
瓜架而為餘料應厭
作人間後愛種秋墳鬼
唱詩蘇漁洋詩伯淵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

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名聞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順治己

丑進士官江西參議提督山東學政康熙己未舉宏博授翰林侍講文名籍甚乃決然舍去一

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

與同邑李希梅名克臣號約菴濶川諸生有百四齋詩集張厯友名萬慶號厚齋別號龍吟山人

明大學士至發曾孫康熙丙寅拔貢生有崑崙山房詩集諸名士結為詩社以風雅道義

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名士正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順治辛卯舉人己未進士官刑部

尚書謚文簡有漁洋蜀道南海蠶尾等詩集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

所藏著述頗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云濶川縣志

被蘿帶荔雙辭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注女蘿菟絲也山鬼被薜荔

閻氏感而為騷離騷經序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閻大夫

鬼蛇神社枚李賀詩序錄吐龍獅牛鬼長爪郎吟而成癖唐李賀傳賀纖腰通眉長指爪能疾書自鳴天籟莊子

論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注聲所出口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

時面甚小須臾轉大長丈餘極熱視甚欠乃吹火滅曰吾和與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莊子道遠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

總裏日光飛野馬是以塵為野馬國語木石之怪夔魑魍孔叢子作罔兩罔兩見笑損傳損宗人伯龍為武陵太守貧窶尤甚慨然將

營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晉千寶傳寶博學多才書為著作才非千寶雅愛搜神郎其父有寵婢母甚妒之父亡母

生納之墓中寶時年小不知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扶棺如生載歸經日因言其父常與飲食故不死嫁之生子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尋復蘇言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實於是樞

搜神記三十卷集古今神祇靈異諸變幻情同黃州喜人談鬼世說蘇子瞻在黃州每旦起不狀甚悉劉悅見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招客與語必出訪客與遊各隨

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吟咤有不能說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

寄唐語林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豫悉平生舊交日以詩相寄贈因而復元稹守會稽參其酬唱多以竹筒盛詩往來謂之郵筒

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史記秦伯虞仲亡睫在目前怪有過

於飛頭之國百陽雜俎郭郭之東龍城之西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僚子之號頭飛前一日

一婢其頭夜飛王子年拾遺記漢武時因博國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